

我国经济不存在陷入滞胀的可能

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回落,消费者物价指数却在继续攀升,使人们开始担心我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滞胀”。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国民经济运行根本谈不上“停滞”。虽然通胀压力较大,但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

边绪宝

反向走势不表明陷入滞胀

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回落,如4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比3月份回落了1.4个百分点;而前4个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比今年第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可见当前经济增长回落的速度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却在继续攀升,4月份的CPI同比上涨5.3%;1~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比前3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通胀压力并没有因为季节性因素导致的蔬菜价格大幅度下降而有所减轻。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CPI的反向走势,使人们开始担心我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滞胀”,因而呼吁放松调控政策,容忍较高通胀的声音不时见诸报端。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虽然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去年相比可能有所放缓,但全年GDP增长仍能保持在9.3%左右,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经济增长的势头却依然强劲,这可以从外贸进出口、国内消费与投资、就业与收入增长等主要经济指标看出来,

国民经济运行根本谈不上“停滞”。从通胀情况来看,预计全年CPI可能在4.5%左右,虽然通胀压力较大,但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

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今年以投资、消费、进出口为代表的“三驾马车”预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减速,但回落幅度不大,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局面。

从投资来看,今年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62716亿元,同比增长25.4%,比1~3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当前“调结构、促消费”的调控背景下,投资增长受到多方面的抑制,比如政府“狭公基”项目投资力度的减弱,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抑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货币政策收紧直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等。但是今年也存在很多促进投资的因素,比如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地新开工的投资项目较多,国家级产业规划区域的建设,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扩大等。综合分析,今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能保持较快增长。

从消费来看,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571亿元,同比增长16.5%,比1~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但是比去年同期增幅明显回落;从环比看,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5%,开始出现环比回升的良好局面。受国家调控政策的影响,今年以来楼市和车市两大市场表现相对低迷是导致目前消费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在空前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一季度我国住宅销售面积持续下降,与住宅相关的消费类商品,如家用电器、家具以及室内装潢装饰材料等的销售增速也随之显著下跌,而上述商品在国内消费需求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明确提出将通过提高可支配收入及减轻家庭税负负担来刺激消费,这种预期将支撑居民消费维持较快增长。

从外贸情况来看,4月份我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9.9%,进口增长了21.8%,贸易顺差达到了114.3亿美元;外贸出口已经开始改变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鉴于去年我国出口的高基数效应,今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明显放缓。考虑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仍有进一步上涨、人民币面临继续升值的压力,预计今年我国外贸条件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今年全年的顺差水平相对于去年将出现明显的收缩。

当前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尽管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以来蔬菜价格一路下跌,但是反映在食品价格指数上,下降幅度却非常有限。统计数据表明,4月份的食品价格仅比

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而非食品价格却继续上涨0.4%。非食品价格在CPI中占的权重较大。我国目前的整体物价水平仍然在高位运行。最令人们担忧的是我国目前的八大类商品出现普涨的局面(这种情况在通胀较为严重的2007年、2008年也没有出现),而权重较大的食品和居住涨幅尤其突出。4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5%,居住价格同比上涨6.1%,其它类商品都有程度不同的上涨。

在粮食、蔬菜、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并且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引致当前物价持续攀升的已经不再是短期季节性因素造成的供需缺口,而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其中,既有前期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因素。最近3年以来,为了扩大内需,我国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₂一直超过同期GDP10多个百分点,这必然为今后的通胀准备好了货币条件。在美元泛滥,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能源、原材料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1%和10.2%,向下游传导的压力逐步加大。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趋升,农产品、服务业等包含人工成本较高的商品价格内在上涨压力较大。此外,长期过高的房价和房屋租金也必然抬升一般商品与服务的价格。由此可见,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作者系齐鲁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

焦点评论

专家论道 In-depth Comment

跨境人民币业务呼唤货币政策国际化

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进而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动,意味着中国终将取消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使人民币最终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外国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迥异会产生人民币的套利问题。或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也尽早进入国际化的轨道。在加强监管条件下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努力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王勇

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5.3%,涨幅比3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虽然说价格上涨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前4个月CPI同比增长幅度都在5%左右的高位运行。在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考虑其国内通胀以及货币政策造成的新的影响,而货币政策也必须早日进入国际化轨道。

跨境流动 挑战传统货币政策

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进而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动,意味着中国终将取消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使人民币最终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外国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因为,取消了货币壁垒,国际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可随时传递到国内,这种情况在金融自由化、大量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今天尤为明显。在外国投资者大量持有我国短期资产的情况下,国外对货币偏好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产生冲击,而这种冲击会对我国货币政策造成严重影响。

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迥异会产生人民币的套利问题。随着境外人民币流通规模的扩大,形成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会有完全市场化的境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如果境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跟不上,境外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就会对境内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构成冲击。大规模人民币资金跨境套利和套汇,将使得我国政府根据境内经济的发展情况确定利率和汇率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国际投机分子可能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人民币头寸,瞄准时机专门对我国的利率和汇率进行冲击,从而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中国金融市场秩序。

或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内外均衡冲突”。跨境人民币流动,使得人民币的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本国货币与国际金融之间一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当我国出现通胀时,采用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结果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人民币增加,国内通胀加剧,货币政策失效;国内通货紧缩时,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结果国内人民币外流,国内货币减少,国内通缩加剧,货币政策失效。

或会遭遇“特里芬困境”。随着人民币跨境流动,使得人民币的两种“身份”和两种职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本国货币与国际金融之间一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币政策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当我国出现通胀时,采用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结果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人民币增加,国内通胀加剧,货币政策失效;国内通货紧缩时,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结果国内人民币外流,国内货币减少,国内通缩加剧,货币政策失效。

其实,只要双方保持合作共赢的意愿和积极对话的姿态,新的机遇和灵感就可能迸发。我们注意到,为了扩展讨论范围,在本轮对话期间,特地增设了一场由两国企业家担任主角的圆桌会议,来自中美两国企业界的代表将围绕市场竞争环境议题交换意见。相对于政府官员之间越俎代庖的舌舌之争而言,这应当被视为一个有益创新。

动,人民币将成为国际间经常使用的计价、支付和储备手段,因此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上升。在这种大幅增长的需求的推动下,人民币的发行量可能会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这就是人民币遭遇了“特里芬困境”。

货币政策应早日国际化

首先,重塑货币政策新理念。随着跨境人民币流动的形成及发展,人民币运行的领域和范围也随之扩大,即从境内扩大到境外,这就要求针对人民币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也尽早进入国际化的轨道。而那种传统的封闭型货币政策思维定式已经落伍,必须重塑,其操作策略也必须加快转变。

其次,防范人民币跨境流动风险。国际化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应着力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以防范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及时调整至适当的水平;提高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程度,使人民币利率水平与国际利率水平保持合理的水平;要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人民币有序跨境流动,使人民币跨境流动处于央行的监管和调控之中;适当控制国际储备水平和经常项目顺差,减轻人民币持续的升值的压力;尽快创造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进一步放宽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的额度。

其三,在加强监管条件下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今后两三年内将发展到2万亿人民币存款的规模,在此过程中还要鼓励外资企业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FDI)替代外币FDI,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推进香港本地和第三国对人民币的使用,尤其是外国企业在香港借人民币并在境外使用。同时,适当控制中资企业在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融资和回流。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离岸市场的发展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对境内货币供应、外汇储备、对冲操作和境内外资本流动的影响都是可控的。

另外,努力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目前,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全球的地位与日俱增,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这与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以及当前美国的强势美元战略是不合拍的。因此,美国会采取各种战略措施比如施压人民币一次性或大幅升值等来遏制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样,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尤其是中美货币政策协调就尤为重要。在以后各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要让美国认识到,人民币的崛起只会帮助美元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而不会排挤甚至取代美元的作用,希望美国能着眼大局,认清形势,双方应共同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积极关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氛围。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高级培训师)

反路桥业超高暴利迫在眉睫

罗瑞明

4月底,央视财经频道记者选择国内现在最长的直达运输线路之一广东、辽宁线路,跟随货车司机进行了三天两夜的体验。调查结果发现,运费至少三分之一被高昂的过路过桥费吸走。数据显示,路桥业暴利远超石油、证券、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路桥业牵一发动全身,直接影响着整体产品的价格走势。现实中不少收费都有标准,可是公路收费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高速公路,有的每公里收0.6元,有的每公里收1元,有的甚至几百米收到3元的“天价”,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说:“从广州至北京的运输成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要贵”;再则,经营性公路收费应该是有限期,限期到了或者是投资收回,就应该停止收费,可是高速公路只见“头”难见尾,有的即使赚了个盆满钵满,贷款早已还清,还是收费不止,如:首都机场高速,按照国家审计署2008年颁布的审计公告,早在2005年底就已收回成本,累计收费高达原投资近3倍,却还在收。像如此的高收费、“超期服役”收费,怎能不暴利?

房地产即便价格再高,也就是一

锤子买卖,而路桥却不同,“激流勇进”没完没了。如今的车辆一天比一天多,物流量也日益增大,可是收费时间却越来越长,有的明明是政府还贷公路,最高年限规定是15年,可是只要将其转给个人或者企业,就成了经营性公路,如此一变收费收100年都是合理的。只是办个手续就能如此变脸,公路收费只能是延长,难以缩短,规定收费多少年成了一张空文。此种暴利将持续到何时?

路桥业收费如此之多,如此之久,其收费都到哪儿去了?2008年审计署的二号公告透露:当时对全国18个省市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有58亿元闲置或被挪用,根本没有用于公路再建设或偿还贷款。有的挪用建接堂馆所、投资股票,有的用于发放奖金、福利等。

如今物价上涨势头不减,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小的措施,而路桥业收费问题却少见有关部门进行干涉。多年来公路收费问题备受公众诟病,不仅是“两会”的热点,甚至一些人还通过法律的程序进行诉讼,但是公路收费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此种看得见、感受深的暴利如果不变,稳定物价势必成一句空话。



4月物价依然高企

四月通胀依旧高,各行各业都心焦。工业增长小幅跌,食品价格高位跳。股市收出小阴线,民间听到犬牢骚。调控手段综合用,收紧货币是绝招。

朱慧卿/图 孙勇/诗

经济时评 Hot Topic

美国快要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了吗

刘涛

5月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从会后双方公布的一系列清单来看,在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国内媒体报道的集中程度来看,所谓美方将“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消息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频频被美国提起反倾销诉讼,未被承认“完全市场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高技术出口禁令不仅有碍中国企业与外部的创新联系,更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美国若真同意在上述两方面做出重大让步,无疑将大大改善中国出口企业的境遇,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但且慢高兴!美方的这番表态又有多少真

实性在里头呢?

事实上,“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也并非美国第一次提出。早在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2009年首轮S&ED和2010年第二轮S&ED上,美方也曾做过类似保证;同样,关于放松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美国也曾在第二轮S&ED上承诺将尽快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出口管制体系,可惜到现在仍未兑现。可见,这一次美国很可能又是在老调重弹和刻意敷衍而已。

笔者还记得,在2010年第二轮S&ED开幕前夕,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埃瑟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私下表示,美国不可能在2016年之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2016年并没有什么特殊政治含义,只不过距离中国加入WTO刚好整整15年而已。根据WTO的规定,成员在入世后满15年后,将

自动得到所有其他成员对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正式承认。也就是说,到了2016年,不管美国愿不愿意,它都得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作为S&ED的前身,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过去几年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中,能谈的、容易谈的已基本谈得差不多,剩下的就是双边关系中较为敏感和难啃的部分,是双方各自的“核心利益”或“底线”,对谈判对手的底牌也都摸得一清二楚。

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美贸易,背后有一大帮美国制造业工人、企业和议员在不断施压;并且,对最近几届美国政府来说,这也早已异化成了一个对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美方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试图让中方在某些核心利益,如

人民币升值主导权、市场开放、继续买入美国国债等方面做出让步。长期以来,美欧日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在要不要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方面保持了共进退的态度,例如,2004年欧盟曾试图单独解决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结果却被美国阻止。

在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中国并非等不起。自2001年入世到现在也有10年多了,就算美方再怎么拖延,说穿了,无非是再多等5年而已。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件至ppll18@126.com。